疏劄

啓

議

閔文忠公奏議 三

共五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五目錄

疏劄

癸丑祔劄

擬陳戒疏

擬進獻芹錄劄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五

疏箚

乞收偕來史官疏（庚戌正月二十六日呈）

伏以青陽載廻萬品昭蘇仰惟　殿下體元行健對時育物　聖敬日躋　聖化日新臣身伏田里心懸宸極北望頌祝無任耿耿之忱因竊伏念無狀賤臣積罪如山　恩造罔極而尚稽祇謝　敦召至勤而久未趍承近侍相守今已經年而冥然頑然無意蠢動傍觀者亦爲之寒心則在臣身惶懍窮蹙之情當復如何如是而尚逭刑章可謂國有法乎寢夢俱驚

食息靡寧直欲覔死而不可得也夫遣近侍偕來是
何等曠絶之殊禮也自非去就出處繫國家安危者
則未嘗輕施於人人如臣庸陋有何一毫近似於此
者而乃敢冒當此　恩也哉噫　殿下之召臣夫豈
徒哉而臣誠愚昧實莫曉　聖意之所在豈　殿下
以臣爲簪屨舊物戚畹近屬而逖違軒陛已多年所
欲一面諭以叙眷戀之懐也耶此真古人所謂不敢
請固所願也只縁區區廉義有所妨礙當待早晩自
詣公車之意已陳於前疏業爲　聖明之所俯燭則
近侍之尚靳輟還似非爲此也抑　殿下以臣謨猷

籌畫可以裨益治化欲其留置朝端以效匡輔也耶
臣昔三年在朝備位大僚有懷必陳未嘗有隱而終
無一言之當 聖心者其妄率狷狹之性莫逃於
聖鑑之下則其不堪復爲當世之用亦明矣近侍之
尚靳輟還者亦必非爲此也將 殿下以臣白首殘
年屢經風霜志氣已消窮老可愍欲其縻以爵祿待
以優禮使之謹默承順廁跡於諸大臣之後周容苟
合無所崖異以賁蕩平以新觀聽也耶竊恐 聖意
或在於此而臣所以尤難於奉承也噫 殿下憂傷
乎國勢之阽危慨惋乎朋黨之爲禍必欲打破一黨

字以臻寅協之美　殿下之意甚盛甚盛爲　殿下
臣子者孰不欲祗若　休命哉凡自己之前日所爲
果有干涉於黨論者則所宜一併滌除仰體　聖心
而第伏聞向來臣等所秉討復之義　殿下亦歸之
於黨論之疑阻使以先天事視之而棄捐之臣嘗内
自循省反復討究終覺其爲撑天地亘古今之大經
大義而不知其或近於黨論惟其請討之凶逆出於
平日異論之人而其黨又偏護之甚力故　殿下疑
其爲黨論而欲其棄捐之嗚呼天下之惡孰有大於
無禮於君者而視若薄物細故而棄捐之哉臣雖巽

懦不敢出氣力以爭之而乃反俛首伈伈委翅戢戢強爲悔謝之語而有若羞前之爲備呈哀憐之態而欲以徼　上之寵則臣亦有一端羞惡之心所不忍爲也臣於上所陳三者皆無所當則近侍之久滯恩命之屑越豈不至爲未安乎目今畿邑殘敗東作將始而厨傳之際疲氓奔走去來織路怨咨日聞以臣之故貽弊至此豈獨臣心之縮恧不安而已亦朝家之所宜軫念處也伏乞　聖明亟命召回史官以祛畿邑之弊仍許臣待其廉義無拘疾病稍間一進闕下祇謝　恩命任便來去無所牽掣不然則治臣

違傲之罪以肅朝綱以安賤分公私不勝幸甚臣無
任惶蹙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平日為國之誠予常深歎而此等執滯之
處予常深慨矣今此飭勵使臣僚務一箇公字之意則今者疏語大乎反矣竊為卿尤慨矣一性偏難克處
克將去乃聖人之訓也今予望卿者非容合也乃心此矣疏中既有稍人間一進之語廉義無拘惟在悟心矣
史官姑令召還以便卿心卿其深體丁寧之旨滌未悟之舊心安心勿復引咎即日上來用副懋懋之意

因
備忘辭旨引罪疏二月初九日呈時嬪官患紅疹上下備忘

切責諸臣之不赴問安班者

伏以臣伏奉向日
批旨誨諭懃懇有若慈父之詔
迷子仍許召還近侍俾安賤臣之心其所以哀矜而
曲軫者夐越常倫臣伏讀再三不覺感淚之被面也

擬將調息病軀從容登途進詣輦下少伸情禮矣即
伏見初五日兩度 備忘記則所以責勵在外諸臣
者至爲切峻雖不敢知專指臣身而若其臚列之罪
狀則皆臣之所親犯也臣惶怖悚慄直欲鑽地以入
而不可得也噫 青宮早虛 嘉配子餘而時氣所
感厲疹爲祟凡在臣僚傷慇憂慮之懷豈有窮已而
嬪宮非稱臣之地事體差輕如臣之情迹蹙危縮伏
田里者乃乘此會亦且奔走於候班則旣有媒進之
嫌恐爲傷義之歸愚迷之見不能變改致發中朝之
歎臣之罪戾雖萬殞而難贖也盖臣嘗聞父子主恩

君臣主義子之於父承顏順志者恐傷其恩也臣之於君去就不苟者恐乖於義也是以寇難奔問豈非情禮之大者而古之忠臣如王蠋者未嘗赴難　本朝先輩名賢於國家吉凶大事亦多有不赴者此在臣子量度其義理如何而處之而已近來彌文漸勝去就甚輕有識之士竊歎已久臣恐紀綱之解弛事體之擔閣未必在於此等事也且　聖敎有曰郊野之間惟事偃便之習抱子弄孫不顧祖先之志夫義可進則進義不可進則不進者豈非祖先之所願於子孫者乎今之在外諸臣雖未知所秉者果合於義

而其心則各自有所守若以不進遽責以不顧祖先則或恐　王言之未免過中也況臣上奉偏母下有諸子諸孫雖　宗國之憂熏灼於一心而晡向之樂無減於平日臣環顧室中每自惶愧讀此　下教尤覺面頸之發赤也臣之負犯比諸臣尤爲緊重而又其職秩猥在諸臣之首則臣先伏法然後可以策勵羣僚振肅頹綱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勘臣偃蹇自便之罪以伸　王章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席藁屛營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若是固滯予之中夜慨歎者矣卿其安心勿辭其遵前旨宜即上來用副至望

因賊變奔問後臨歸陳戒疏五月初二日呈先是四月間凶賊夜入闕中見捉親鞫方張遂上京奔問

伏以臣於頃日榻前猝被領府事李光佐反詈之斥語意非常而 殿下既不許疏辨伊後前席引罪亦未蒙 俞音而國有大變 親鞫方張之日不敢更陳情勢不得不強顏趨參於入侍之列噫廉恥者士夫之大防國家之四維而世道日壞大官之捐棄廉恥未有甚於近日臣嘗慨然於此而卒又不免於躬蹈俯仰慚歎靡所自容臣之老母所患積月彌留幸荷 聖慈曲加軫念太醫臨診珍藥繼須不無減歇

之勢閭門銘感莫知所報矣昨得鄉信則數日前適値亡弟死日老人悲哀過節仍復添重諸證一併俱發臣自聞此報方寸靡定而既有限 親鞫姑留之命不敢徑歸焦迫度日今則 親鞫姑停臣之情勢決難蹔時强抑方此忙尋鄉路未及登對告歸情甚缺然罪亦大矣尤切惶悚之至臣雖私情所迫忍違聖明而當此危難之際憂國一念何敢頃刻而少弛哉臣於前後入侍之時雖不敢叅涉於訊鞫之際而耳聞目見者無非至凶至慘之語凶謀逆節幾盡透露所謂推戴之賊亦已現出可謂不幸中幸也既有

推戴之人則其左右輔翊圖取富貴者必不但思孝詹兩人而已而諸賊頑忍牢諱終不指告此輩不得盡剿則来頭之憂尤有所不忍言者況道昌之居中使喚用貨行賂專在於宮掖則 殿下宮中亦安知果無他順貞乎思之懍然氣短骨寒近来閭巷行言以爲外人或有締結幽陰情迹詭秘者 聖明之世豈有此事此等流播之説固不可取信而自有道昌之事羣情皆懷疑懼 殿下果能整肅宮禁無有邪氣干其間則此言何爲而至哉矧令諸罪人死中圖生之計必將無所不至則尤可畏也 殿下於内外

侍御宦官宮妾雖不可先示以疑之之色使人人自危而亦宜嚴加飭勵絕去私昵之習其有交結外人貨賄相通者則許令自中發告告者施以重賞犯者斥絕而遠黜之重者加之以訊鞫則宮禁庶可肅清奸萌庶可逆折矣抑臣聞之今春以前國勢雖甚孤危居笠轂典禁旅之人以勳戚之臣爲國之誠見孚於人且能得士卒心故中外倚以爲重矣向者 殿下無端易將又值變故之荐仍人心轉益危疑莫不朝夕待變云臣竊慨惜也幸 殿下繼自今深戒之也朱子有言改過貴勇防患貴怯聖賢之言其意深

切　殿下其可忽哉臣身雖退歸心如焦火敢以淺
慮所及悉陳於　四聰之下倘　殿下不以人廢言
則國家幸甚答曰省疏具悉卿所懇帳殿下教丁寧之後不惟不承命其所對達已竊爲卿慨
歎而今者投章徑歸之際首尾之語顯有往日之疑阻之意思雖年少之人爲此職在大臣其宜鎭之而忍
先爲此噫古人佩弦韋而省其質卿則若是不悟愈往愈阻非特爲卿深慨殊非體國大臣之義矣此非
卿執滯乃予誠淺寧欲無語矣○疏中所謂領府事李光佐反詈之斥即前月二十五日帳殿筵說也
批中所稱帳殿　下教卽伊日　筵教也伊日公入侍親鞫夕適出殿憩幕次　上命史官召之　上顧謂
公及李光佐曰兩卿進來以右手執公手左執光佐手而語之曰國事至此所恃者兩卿近日七大臣同
入侍此是近年所無者雖憂虞如此心甚喜幸而但見領府事出憩則卿入侍卿出憩則領府事入侍或
有同入侍之時而兩卿顯有齟齬不安之狀氣象甚不佳矣今予爲國事懇懇言之兩卿俱有膜子相隔

自今快釋同做國事何如得其諸然後可以放手矣
公對曰 聖教至此為臣子者豈敢不感激奉承而
第臣常以為戊申以後逆變皆由於甲辰藥院之講
疾心知其如此何可共立於朝乎 殿下既以臣之
此言為病痛許令優游京鄉臣常感泣國有變故奔
問效誠而已豈有立朝做事之意乎 上曰此是卿
疑阻也領府事之膜子在卿袖劄卿之膜子亦在於
此豈不過乎昨者戊申逆案卿亦披閱矣其時賊招
有剌容入領相家之語戊申以後可知領府事心事
矣公曰臣則戊申後益疑其心事矣臣知非直謂光佐
與逆賊符同通謀而前後逆變推原其本則皆由光
佐矣 上曰不設待藥聽只出於未遑矣其時事勢
予在內故知之卿則在外豈知之乎光佐曰原 任大
臣面斥臣以罔極之罪郎當出請金吾泥首待命
矣 上曰閔判府事素以領府事認為凶惡之人此
則閔判府事先解然後領府事亦可解也君父有言
雖曰父兄之讐所當先公後私况卿心之為予為國
予所知也既曰為予而反使予因此用慮殆至生病
者何也卿雖自謂義理而即今予言乃義理也公曰
義理至精至微臣之所謂義理設令誤着亦必自悟

其非然後可以仰承　聖敎不自知其非怵於　感
命勉强奉承臣不能爲也　上曰何如是狹隘乎自
今稍廣其規模何如公曰臣之狹隘　殿下所嘗俯
燭也變化氣質何等工夫而可責於立談之間乎
上曰終不可解釋耶公曰臣誠死罪有死而已光佐
曰臣病之卒重諸大臣所共知也今將氣塞願乞暫
退　上曰予初不始之則已今旣始之何可中止如
不得卿等之諾予決不放手也光佐曰臣本非有膜
子而然也若俯燭臣之所遺則可恕諒也　上曰兩
卿和解同做國事則朝象自然妥帖豈非幸耶公曰
此　殿下慮之過也臣非負望之入臣雖奉　敎朝
象亦豈易妥帖乎　上曰予已知之矣他大臣則必
不如卿等必卿等和協然後可見其效卿試思之予
言終不可從耶公對曰臣願出伏關外以俟鈇鉞之
誅矣　上曰卿等試觀時勢旣經戊申之變又遣東
宮之喪今又連値凶變上奉　兩東朝自然夜寢不
安當此之時卿等何可捨我遠去今雖未能和解亦
不可同留京中耶公曰　上敎若此當勉留數日矣
上又以數日太忙欲限此月因留公勉承之　上謂
光佐曰卿亦可留在否光佐曰臣則遭此罔極之言

泥首金吾之外無他道矣 上曰是何言也若他相
以此斥卿卿之可待命而閔判府事之言素如此卿豈
不知乎切勿爲之亦限今朔仍留可也 上始放手
光佐退伏曰臣之年前論斥閔某者誠出於不得已
豈可已而不已者也此則 聖明所洞燭也雖持論
平緩如宋寅明者亦主遠竄之論豈獨臣也然 殿
下薄謫旋叙而臣終無一言矣 上曰宋寅明則戊
申後以爲一片苦心今始覺悟而卿則無此言終不
知閔判府事心事矣光佐曰人之心肚非可穿過臣
豈能知然彼若曰吾心雖不然而其事則誤吾當爲
法受罪云則可也今乃幷與其事而自是之此豈是
耶若彼之所以罪臣者亦豈人理之所可思及者耶
向年亦有儒疏雖未知此論出於何人而其心跡極
可疑矣始公仲子叅判公爲太學掌議會多士陳疏
訐逆而其論光佐罪極嚴峻 上召見疏頭鄭檼震
怒責之褫抗言不屈遂不罷光佐以其事爲 上所
斥而又叅判公所主張故欲藉此以成公罪也公曰
臣亦欲有所陳達而 天威咫尺互相爭辨極爲惶
恐當退而陳疏矣 上曰說來說去氣象不佳向來
紛爭至今爲苦今又何可遽開切勿陳疏也旣退公

語洪公致中曰非上敎之勤懇至此若是私讐則豈敢不勉承而此非私讐實關國家所以終不敢奉承也洪公後以其語仰達是年八月上將卜相上謂大臣曰加卜非不知重難而閔判府事終難致之矣李領府事閔判府事實爲當今領袖而一則人不使立於朝一則自家必不欲在朝奈何大臣言公忠誠才具過人 自上若任用則自有休戚之義豈不上來乎上曰卿豈不見頃日帳殿氣象乎

論長陵遷奉疏 辛亥五月十七日在廣州以縣道呈

伏以昨者殿下以臣方遭妻喪 特命內司優致賻物其所以愍念戚屬之舊加惠存沒之間者 德至厚也 恩至渥也渾舍驚遑闔族感泣隕首結草猶未足以仰報死者有知亦必銜 恩攢祝於冥冥中矣拜 命惶悚第有涕淚而已抑臣年來不敢以

大臣自處於國家大小事未嘗有所干涉而今此
長陵遷奉之擧關係至重苟可以毫分裨益於大事
則雖草野之賤亦且言之臣旣有區區憂慨之忱何
敢有隱於　聖明之下玆敢冒死一言之惟　殿
下虛心澄省毋主先入焉向臣之承　命進詣　諸
陵也看審　厚陵傍穴則諸地師無不歡欣踊躍以
爲雖遍求國中必無此比臣雖素昧地術以凡眼看
之則穴後来龍有飛騰活動之勢面前諸砂無雜亂
背走之狀局內寬平關鎖緊密誠似無欠之吉地其
時同往大臣及諸堂上所見一般遂於上後崗至第

五節使諸地師節節泛鐵審看則皆曰来脉無不合
法及歸所舘豐之人士多有臣親戚故舊皆来賀曰
厚陵傍穴所謂獅子項之崗自古相傳以爲　恭靖
大王有意留置而遊客之出入者勿論地師凡人莫
不稱奇今將爲國所用事盖有待臣民舉切忭喜云
臣竊自欣幸以爲此後再審時只可裁穴封標而已
而國家大計自此定矣及聞再審之時加帶地師數
人云夫方技之流異於學問之士徒以欲上人之心
濟其逞己私之計者滔滔皆是八人同賛之地又添
他人無近於三思之惑耶區區私心固已慮之矣其

後果聞新往者敢發癸丑入脉之說云夫癸丑入脉術家之大忌凡爲地師者入山而先察者也始何八人泛鐵而曰非癸丑終焉二三人以此斷之耶況入脉之或癸或丑非知玄妙微奥之事步步泛鐵詳細審察則不假地師自可辨其虛實若以諸地師所佩之鐵緩急不一有難的知則近聞觀象監老退之官名許遠者新造地平定南之器械不用指南鐵只取日影以定南北其法極精云若以此法先定南北然後引繩而準之則癸丑之犯與不犯可以立辨矣且令諸地師之毀者譽者名著山論使之反復辨難而

後　殿下親加裁擇則亦可辨彼此是非矣今人多以爲勿論虛實癸丑二字旣出於名爲地師者之口則此何等大事而更議其用乎臣愚竊恐此是不通之論也今有人若曰稻粱膾炙是傷人之物則爲臣子者其可以旣有此言不敢以進御於君父乎況以恭靖大王平日至德推之則流傳之說不爲無據當時無學豈不知癸丑之爲拘忌耶且伏[illegible]地師馬翼龍者敢以不忍聞至凶之說陳達於榻前云渠之癸丑二字亦足以售其技忌之心而又安敢以此等凶言恐動　天聽乎昔朱子山陵議狀請斥去臺史荆

大聲置之法臣亦謂翼龍不可不置之於法 厚陵傍穴不可不更議也昨伏聞 神穴已定於交河邑治之後此地吉凶臣雖未知而諸人多贊則可知其爲吉地固當攢賀之不暇而第臣曾聞己亥 孝廟大喪時 新陵定於水原邑治功役已始而先正臣宋時烈上劄曰子之事親養志爲大苟以爲大則存沒何異哉 大行大王至仁徧普無物不在所愛水原七千甲兵之所在也今者撤其邑里破其田產使之咨嗟恨歎者必非 大行大王之志也今所以擇吉而葬 先王者乃所以奠之愁怨之域而所以求

先王體魄之安者乃所以大傷 先王之志也 殿
下誠孝其忍爲此乎劄入 顯廟大感悟卽命輟役
先正忠愛之誠 顯廟轉圜之量于今稱道之不衰
今交河小縣也旣無七千甲兵則比之水原輕重有
別然而撤其邑里破其田産咨嗟恨歎者必至累百
人則亦豈不有傷於 先王愛民之志乎使先正而
生於今日則必將以 顯廟之誠孝望我 殿下
殿下豈不可以 顯廟之事自勉乎抑臣賤見 厚
陵傍穴終以爲不可用則今日 新陵之卜恐無愈
於舊 寧陵盖貴賤間窆葬之禮只憑術士之言而

不知地中之如何此孝子慈孫所以終身抱憂疑而
不能釋也今舊 寧陵則當癸丑破 陵之時氣出
如蒸土性溫潤諸臣無不手握壙土而嗟惜不已壙
中潔淨無欠之狀備悉於都監狀啓具載於謄錄可
考而知也旣知地中之潔淨無欠而且是 先陵傍
穴則不必借術於地師而可占其吉就此而奉遷
長陵豈不允合於神理人情而在 殿下孝思獨無
慊乎己亥先正之劄亦曰故相臣李恒福文集中故
地師無學李懿信朴尚義三人所論皆以 健元陵
爲最吉則今日諸地官百十輩雖竭其技術而求之

豈能得其勝此者哉願於 健元諸崗擇其最優以
定 神穴則事理得宜天人合應矣其時舊 寧陵
之定用盖本於此今之地師又下於己亥則恐不可
捨此而他求也臣聞 殿下曾以舊 寧陵塡築不
固今不可用爲 教而臣曾見癸丑遷 陵謄錄則
遷 陵之後别定堂郎監董塡築役處形止連續啓
聞而所用役夫多至累百名其時處事之詳密如此
則必無不能堅築之理臣恐 聖慮之或過也伏乞
聖明下臣此疏於都監使之更加商確俾大事無憾
邦命迓續則實 宗社臣民無疆之休也臣愚忠所

激竭盡底蘊而狂妄僭率其罪大矣亦宜 亟命有
司勘正其罪以爲妄言者之戒公私幸甚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茲
遷奉莫重莫大之事爲臣
于者豈不盡心於此乎凡定山之規初看審後其於
再審也率往他地師古例斑斑況近百年 園寢遷
奉者乎再看審仍爲裁穴之說非特古無卿疏亦未
免未詳前例矣此等雜技盖務勝爲先而無一人倡之
衆皆同然予所不取矣其於至重至大之事何今罪
翼龍日後此等之事爲堪輿者其將苟同爲先若此
何用數人何爲再審乎舊[illegible]無久遷奉近
百年 園寢又奉於癸丑遷奉之地今日臣子之心
其將安乎未安乎卿思無乃率爾歟 健元陵內雖
有餘崗無學所定今無明知的見只憑地師之言豈
曰此乃無學所定今雖有疵議強以定之乎己亥先
正疏罰 聖祖從焉大異於今矣其時則諸 陵諸
崗餘處有裕旣有舊 寧陵地而今則諸崗類 盡用
新卜交河乃由不得己當此時先正必無此論 聖

祖決不從焉卿其安心勿辭亦勿過自引咎焉

辭實錄廳論賞疏 七月初一日呈時上以公曾經肅廟實錄摠裁官特賜鞍具馬一匹

伏以日月迅邁 敬徽殿練事倏焉已過今日又行朔祭臣民號慕益復罔極而仰惟 殿下慨然靡逮之痛尤何以自抑前後薦獻之禮輒皆 親行當此酷熱不暇有傷損之節耶區區憂慮之忱只望勉自愛護以副羣下之望而已臣於日者幸蒙 恩許歸葬妻喪纔見掩土旋卽復路獲參 練日哭班及朔朝陪 祭而奔走之際離違親側已過一望老母自

遭喪戚以後委頓床席長事呻吟昨聞日間爲暑濕所惱感傷不輕食飲全廢臣之情理有難一日淹滯今方忙急還鄉敢留一疏徑出國門不勝惶悚之至抑臣伏見日昨 備忘記臣名亦入於實錄廳論賞之中臣誠驚恠惶惑彌日而不自定也向臣忝叨揔裁之任幾周一年時時赴坐繙閱纂述文字雖不及遍覽首尾亦不覺其有大叚差謬處矣其後伏聞新入諸堂以其所纂文字不稱其意仍請別作冊子名曰補闕正誤云臣職忝揔裁其所以追報 先王者只在於記述功德而乃反任其闕誤而莫之省悟則

其罪輕重當如何也盖嘗一陳待罪之意於去年登
對時自是之後雖不敢復事煩凂而若其悚蹙危怖
之心何嘗一日而少弛哉雖蒙 聖度天大不欲追
劾其罪而乃反以此論賞則豈非顚倒乖舛之甚乎
國家立紀綱服人心之道唯在於信賞必罰苟或當
罪而反賞則紀綱何以立而人心何以服乎在臣私
義亦何敢以罪爲功晏然冒受以貽千萬古譏笑於
聖明之朝哉伏乞 聖明亟收臣鞍具馬之賜俾賞
典無舛賤分得安則公私不勝幸甚臣之此言實出
片片赤心惟 殿下勿視以備禮例讓而俯加體諒

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聞卿入城又見卿於 叅庭心甚慰焉觀卿疏知卿復路缺然曷諭所賜賞典不宜過讓卿其安心勿辭領受

辭食物周急疏壬子三月二十八日呈

伏以即者州吏來傳朝命致以周急之資物其多矣恩至渥也閭里聳觀闔門驚惶臣以首頓地且感且惑誠不知所以自措也念臣庸陋愚妄事君無狀向年所被罪名無非覆載難容之目雖蒙 聖慈天覆以苦心二字洞加照釋而爲人臣子者一聞此罔極之言何敢更舉面目於斯世乎秪緣忝在戚臣不敢自外每值國有事故輒復冒沒入朝少伸私義而外

此豈復有一毫世念乎矧且近日目見國勢孤危人心靡定飢荒孔慘大命近止憂心如焚繞壁涕泣唯有尚寐之願實無生世之心而猶且仰哺官糶百口獲保每聞保抱携持之狀委骨溝壑之報則輒爲之食不下咽面有慚色今此食物之 命反與他大臣混被 寵錫其所以慰勞恵養者 德意至厚寧不感泣而臣之蹤迹旣不可冒叨大臣 恩例且念人飢我飽人瘠我肥苟有仁心者豈敢自安於心乎古人云願賜一國之飢者寒者正說出臣今日之心也伏况周急二字出自孟子其言曰朝不食夕不食飢

餓不能出門户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以此觀之苟不至於餓不出門則不可謂之急而爲君者不必周也爲士者亦不可冒受也今臣雖貧一日兩炊猶不至廢闕則何可與餓不出門者比而同之而違背聖訓晏然承受也哉伏乞

聖慈諒臣至懇收回　成命俾　恩典不借賤分獲安則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玆所命乃敬大臣也卿其安心勿辭領受焉

論　景廟行狀疏八月十七日呈先是公爲叅宣懿大妃大祥赴闕　上命

引見公達曰臣得見 景廟行狀印本則其中一款 仁顯王后違豫時 景廟侍側臣兄臣鎮厚亦入侍 仁顯王后發永訣之教 景廟不露慽容及出户外 景廟執臣兄手而流涕云果有是事則以 景廟誠孝之篤玄其如此而其時 聖母每以證候彌留痛苦難堪輒教以情願速化未嘗見有怛化意豈有永訣之教耶且其時臣兄弟承 命入侍日至二三次而臣入則或以公故不得入臣多獨侍未嘗有臣兄入侍而臣不得同入之時果有此事則臣豈有不知之理且以 聖母平日達觀之德言之則此事載録豈不有歎耶當 聖母違豫之時嘗舉 景廟至行而 下教於臣等臣於庚戌春入對爲 殿下誦之曰臣死則此事將至湮没不傳故敢此仰達 殿下必記有之矣此事安録於行狀而不見録反録此爽誤之言臣竊概然也今臣所達史官若能詳載日記則後之觀者自當知行狀所載之爽實故敢此冒昧仰達 上曰撰文者亦必有所聞而載之何故有此爽誤卿所謂後人自當知誤之説好矣行

狀撰進人李德壽以爲此事故府使李熙疇聞於公之弟縣監公遂以此陳疏自列曰今大臣亦當日入侍重臣之弟也同是重臣之弟而其言不同莫曉其故也公遂上此疏辨之

伏以我 殿下三年之制甫畢親祔 太廟旣伸慨廓之情祗謁 明陵更展霜露之感式禮罔愆 孝思克恔而 聖躬積勞庶無疾斁慶忭之餘憂慮實深念臣以田野孱蟄之蹤衰老癃殘之賤旣不得陪扈淸蹕追躡屬車之塵又不得曳出路左自效迎送之節闕禮廢義罪實難逃乞伏刑章以肅朝綱抑臣有私義之萬萬不安者而重煩文字有若與人較辨者然實涉惶恐故擬於早晩登對時一陳委折矣今

則登對有未易期而關係重大亦不敢終默惟 聖
明恕察焉向臣於筵中敢陳 景廟行狀中所錄一
條爽誤之由矣其後得伏見司直李德壽之疏則以
臣亡弟證之而結之曰大臣亦當日入侍重臣之弟
同是重臣弟而其言不同顯有致訝之意臣不勝駭
歎之至盖在庚辰辛巳 仁顯聖母違豫之日 肅
廟命臣兄及臣入侍診候日至數次而臣弟則其時
年纔及冠未嘗一叅於入侍之列凡 聖母下教之
事 景廟侍湯之節渠何能知之臣等退出之時每
相與感歎 景廟誠孝之出天渠在傍聞之豈無一

二可道者而至於臣等所不聞見之事萬無傳說之
理彼聽者雖或推演相傳亦何以全然爽誤如此也
今則臣弟及李𢘿疇皆已作故於何徵信乎夫　景
廟聖德可傳於後世者多矣雖以臣之前後所奏達
者言之乙巳神劄中已陳其大節而至於庚戌春筵
奏尤爲詳悉其言有曰庚辛侍　疾時　聖母下敎
曰世子天性至孝朝夕不離予側愛敬此身有過於
私親其往省私親也亦必告予不敢自擅自予病後
若値添重之日則亦不敢告予往省予覺其然必使
之往省然後始往聞其私親或與之附耳密語雖未

知所言之何事而世子輒黙然不應以此至被敺打涕泣而歸尤爲可愛可矜云其　孝行之純篤如此其善處人倫之變又如此　景廟冲年盛德知之詳者莫臣若也而今臣老病將死臣死則此事　殿下孰從而聞之事涉内間雖極惶恐而冒死仰達矣又敢以　景廟御製加足帝腹論手草者進之曰是時景廟春秋十三歲而非但文理贍暢命意措辭之際義理正當人君待下之禮士子自守之道説盡十分道理可見其時　聖學已臻高明而後王後臣所宜服膺而體行者也　殿下遂下追慕益切之教凡此

所陳無非　至行懿德而行狀中不少槩見只錄此
爽誤之一言臣竊痛泣焉彼宰臣雖與臣分疏臣以
當時入侍之人至今生存則其間事實何難於一問
而只憑塗聽之言容易寫出及臣言其爽誤則乃反
置之疑信之間臣實莫曉其意也嗚呼　先王狀德
之文至嚴至重不容一毫差爽況語涉　聖母尤宜
致謹臣明知其非實而顧念謹畏初不能直請刪正
至於向年筵奏似若無關於此事而又敢申告不已
者盖竊傷　先王盛德因以泯沒無傳而所傳者爽
誤之言也臣情亦戚矣且臣輒有私懇須至申聞者

臣之父母墳山久曠展省人子追慕之至情有不能
自抑又念犬馬之齒明年恰滿七袠衰朽日甚死期
已迫臣之祖先丘墓多在湖西諸郡仍欲轉往遍省
以伸永訣之情而老敗筋力勢難趲程必將處處留
滯計其往返當費數朔臣於春間登對時猥陳私悃
已蒙 聖上之俯許而連因公私事故尚未成行其
間已過半年今不敢無端行動敢此附陳以替陛辭
事涉煩猥尤增惶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答日省
疏具悉
卿懇 祔禮已過祗謁繼行感懷罙深追慕益切玆
事項者筵中既已下教不必若此疏末所請曾已許
者卿其安心往省焉疏中所陳景廟盛孝而 事係
內教往者筵中所達想必記事原疏留中焉仍傳

日給由馬堯
奠床備給

乞致仕疏 癸丑正月初二日呈

伏以三陽回泰萬品昭蘇仰惟 殿下體天行道對時育物 聖德與歲俱新 聖澤與物同春措疲氓於衽席之上奠國勢於磐石之固臣跧伏畎畝瞻望象魏微衷自激寸心懸結日與村翁野老共效華封之祝而已臣於去秋猥荷 殊私往省畿湖諸先壠薦以 恩奠榮動泉塗焉調病軀處處留滯歷四朔始歸而又以所居村落孤危有難仍住將母移次於江郊近京之地冷寓荒落隨分支遣矣乃蒙 聖慈

曲加矜念食物題給之 命遽下於臣母母子相對
感泣罔極如臣無似屏蟄郊野朝暮將死曾無一毫
裨益於 聖朝而乃於八路大飢塗莩相枕之日偏
厚臣家 恩賜便蕃臣獨何心敢安於此閭門須視
第增惶蹙臣衰老癃痼又添寒感既不得趨參賀正
之班又不得躬謝錫類之 恩慢蹇之罪自知難逭
只自席藁待勘而已抑臣竊念臣之向年所被罪名
無非覆載難容之目苟非 殿下偏護而曲全之臣
之無此身蓋已久矣其得全軀命於萬死之中偃息
田野飲啄自如者揆以賤分實踰始望而 殿下乃

復牽復舊秩欲置之朝班顧臣生全猶幸況敢萌彯纓結綬之念乎秪擬一肅 天陛少伸叩謝之忱退塡溝壑以全自靖之義矣 殿下遽乃引入賜對諄諄誨諭曰優游京鄉任便去來國有故則來欲見而召之則來繼又以鄉居僻遠使之進住近郊竊揣殿下之所以待之如此者盖出於曲軫保全之道但責以戚臣之義以安賤臣之心也臣於斯 命義不敢辭 恩深肉骨感結心肝只得遵依 聖教乍往乍來或入筵對或衆叅班以少效戚臣之賤誠而自念人臣既得罔測之罪目負此難濯之釁累何以舉

顏於清朝搢紳之間耶是以每當束帶赴闕逢人騂
顏撫躬自悼而況雖無任職與政之事問其秩則曰
大臣也稱其號則曰大臣也臣雖庸陋亦有一端羞
惡之情夫豈頃刻可安於心乎唯是年紀衰邁去死
不遠若能捱到七旬則禮有大防國有常典大臣之
秩大臣之稱自可掉脫未死可以安分旣死可以瞑
目戚臣朝賀之禮亦可依前不廢日夜祈望唯在於
此去歲以來屈指計日以冀此願之一伸矣今則歲
已改矣年已至矣雖在朝而供仕者年至則致事自
是經常之大法苟非進退係國家安危者則朝家未

嘗不許況如臣者田野間一散人也徒縻職秩未嘗與聞於朝政有之無所益無之無所損其進退去來眞同江湖之一鳧鴈 殿下必不待臣言之畢而即許之矣然非臣自鳴則 殿下亦何由俯諒耶玆敢悉暴肝膈於 四聰之下伏乞 聖明稽諸禮經參之國典矜愍老物 特許休致上以全禮使之義下以遂義退之願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他日歸拜先王亦庶幾有所自獻而無愧於心矣臣無任望天攢手涕泣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聞右相所達知卿來到近郊心甚欣慰而亦不無慨然于卿者府夫人之齡既高卿年几老江外雖邇豈如城裏今者食物之賜其可已乎

疏中休致之請決不許矣

癸丑袖劄

公上致仕疏後十六日上答藥院之批略曰今予服藥者無他也勞瘁矣所祟者何時象是也面諭筵席之大臣無端決去大臣國之股肱而此心未孚夫復何諭自首左揆去世怪鬼輩乘君父孤立欲售舊習景象不佳朝著莫拾豈不勞乎今日當劑不求於諸醫深望於諸臣近因酬應之煩受困於時象氣不如前決不服苟且之藥議藥二字更勿以聞公聞此 教惶恐入城待 命金吾 上命勿待 命因 命引見公遂與判府事李公宜顯及藥房諸臣入侍 上曰方待領府事來來後當有 教也領府事即李光佐也昱曉 命公與光佐同爲入侍實正月十九日也 上屏左右中官曰予有欲言者卿等可聽而不當泄左右史則無遺細記而注書則停筆不記可也 上遂縷縷下教無慮數千言而注書停筆不記故外人不得知此所謂十九日筵說也 上命公及光佐俱留城中公對以臣旣請休致此若

裳許則當如聖教矣上即許之光佐亦請休致上並許之徐命內宋寅明皆言其不可

上曰若有校卜例又同卜令此許休特優禮之意也後數日又頒下手書略曰諸黨俱有亂

逆大悟前非惟才引進使我三百年宗社永固是不易之大義也公詣闕肅謝上特賜

御製絶句跋文跋文末有日衛我凜然之宗國過數日進箋以謝遂盡室入城三月初一日

詣闕朔問安請對入侍日哀朽賤臣屢承扶宗社之敎而知識淺短恒切憂懼近又聞湖

南有掛書之變人心洶洶云臣晝思夜度寢食靡安究得天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安有欲一番

陳達者而神昏語澁謹以文字記錄以來遂神此罰以進

伏以臣於前月休致準許之日 敎曰扶我 宗社

其後 手書又敎曰使我三百年 宗社永固又其

後 親賜御製詩跋有曰衛我凜然之 宗國其所

以責勉老臣者一節深於一節以臣衰耗庸陋職秩雖解擔負益重受　命以來夙夜懍惕殆不知此身之所在也竊嘗反復以思　聖意盖曰諸黨皆有亂逆彼固亂逆也此亦亂逆也何可以我之逆而議人之逆乎唯當兩忘色目共濟國事可也然臣愚賤之見於此竊有所疑惑焉夫人臣之惡莫大於亂逆凡爲逆者必先懲討之掃除之曰某某逆狀如此昭示中外而取其不染於亂逆者勿論色目隨才甄叙布列朝廷使之展布心膂然後彜倫明而治功成矣今者泛教曰諸黨俱有逆而唯事掩護秘諱只責諸

臣以頓忘色目噫諸臣豈皆以色目之故而意在護
逆不欲事我 殿下哉竊恐 殿下未及深燭諸臣
之心事也至於老論之爲亂逆臣仰聆十九夜 聖
教似指德修籍重於大臣以臣擇君之說有所恐動
也其恐動之說固甚悖亂而蓋欲 殿下之黽勉俯
循以冀建 儲之速成有此籍重恐動之舉究其本
情則亦與鏡虎輩懸殊況被其籍重之人亦且歸之
於亂逆寧不寃哉又況其夜筵說不許宣洩外人莫
有聞知而 手書之教至曰本非爲 三宗血脉所
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其本實由乎庚子 國恤

之日遠近聽聞莫不以爲此指建　儲時諸臣其爲
惶惑錯愕當復如何臣以建　儲時同事之人震悚
靡容乃敢陳暴於前席旣承勿待　命之　敎又因
臣細陳其時委折德修籍重之狀亦幸俯燭而　手
書之敎猶存人心之訏謨危懼至今未已也　聖敎
又以唯才引進勉臣臣於此　敎實有所極難處者
臣於頃日敢陳諸臣不仕之義則　上敎乃曰科臼
中同入者何如也旣未超乎科臼中則與顯招中諸
賊比肩有何不可乎若是則諸臣雖欲出而應　命
決非臣子分義之所敢出也夫諸臣之不進者實有

所執一曰 君誣未雪也一曰亂賊未討也噫 殿下之以諸臣謂之逆黨者豈非以德修之故歟色目一分人無得免諸臣之於德修色目既同則 殿下之疑以同一科曰者想由於此而此有甚不然者在昔器遠自點皆有色目而其同情者謂之逆黨而已未嘗聞舉一邊而通謂之逆也德修設有逆節諸臣豈皆爲逆黨乎況德修之尚在逆案以虎龍之誣告也虎龍之誣德修意在誣 殿下也誣 殿下所以危 宗社也欲誣 殿下以危 宗社則乃以干涉於建 儲者目之爲逆勒捧結案鍜鍊成獄此則虎

龍一鏡之所以爲逆而國人之所共知也今乃不究
其實迹而一依虎龍之言混置之於逆律則是以虎
龍之言爲實然也虎龍之言旣實則虎龍又何爲而
爲逆哉今以虎龍之言歸德修於逆以德修之故驅
諸臣於逆黨則天下寧有是也 殿下徒惡德修輩
之無狀且以事關自己爲嫌一任時議之所爲而爲
殿下臣子者晏然越視不思所以辨白之則他日尚
論者其以今日臣子爲有臣節也哉此又不足言若
又以 殿下之仍存逆案諸臣之不爲辨白而不能
無一分惑志於千載之下則臣等雖欲刳心剌腹爲

殿下明之其可得乎夫爲國之道當論大體庚辛間
國勢危急之狀何待臣言之哉苟非建儲一着則
儉鏡之肆爲凶逆何所不至而 殿下安得以自全
哉臣於尚儉變出之後亦悔先見之不及於李晩成
矣前月初六日公詣闕肅謝承命入侍陳辛丑建儲時事曰 景廟素有疾患而證候尤斷望於求嗣庚子國恤初諸臣聚首憂迫皆以速請建儲爲空臣獨曰 上候之如此吾輩雖知之中外豈盡知之今上春秋方鼎盛即位未踰年而遽有此擧則中外之疑惑必矣今當竭誠協輔以待三年喪畢然後合辭建請恐爲穩當金昌集曰此言極是今日主子若多則事有難測固當速圖而顧今吾君之弟只一位而已天命人心自有歸屬一二年遲緩有何可慮遂固守臣議終不撓動故判書李晩成見臣輒責其遲緩曰此何等時而固守常格如是云噫當時儲位捨 殿下

其誰而此非私 殿下也乃所以爲 宗社也設有
一二私意參錯於其間者旣是 宗社之大計則其
貪天爲功雖若可罪而非罪也彼百般誣逼危動
聖躬者則皆 宗社之罪人也以此兩段明白剖判
大明義理然後始曰此雖有功於 宗社某人某事
則未善也彼雖得罪於 宗社某人某事則可恕也
云爾則是非定而功罪當夫豈若是之棼棼哉今
殿下於義理源頭未能確守而繳繞於枝葉之間雖
知建 儲之光明正大而又以建 儲諸臣爲有罪
雖知鏡虎諸賊爲 宗社之罪人而以其被誣見殺

者亦謂之逆摘其細過而傷於大體者每每如此臣實爲之痛歎也至於聯劄之不可爲罪 殿下已洞燭而屢言之矣而李健命趙泰采雖已復官猶削其謚則便同罪名之自在李頤命則 殿下每謂已知其忠亦又謂之綠當復官而至今遷就尚在丹書若金昌集則 殿下亦已明敎其有爲國之誠且其只爲 三宗血脉而非有他者亦已洞悉而乃以一事可疑不可復官爲 敎其可疑者則又不肯發說欲待後日臣未知 殿下所以爲罪於三臣者何事致疑於昌集者何事而苟有所疑何不明言其故使廷

臣曉然知之各陳其有罪無罪然後 殿下從而舒
究其情而處之若其有罪則彼雖 先朝大臣何可
曲貸若其無罪則蓄疑不發辨明無日在昌集豈不
可寃而國家刑政亦豈不大舛乎今日時論亦多言
聮劄之不可罪者是豈有容護諸臣之意哉苟欲臣
事 殿下則其分義事理有不可不如此故也然則
諸臣之抱寃 聖誣之未雪自爲一串事而不可分
別論者據此亦可知也夫如是故在外諸臣莫不曰
君誣未雪則義不可立朝作爲秉執之義理一向退
處無意從宦 殿下雖勞心費力百計攔掇舉措辭

令之間不勝其未安而旣不能開其可進之路則終不可致之朝廷間雖迫於分義蹔出而應　命是將牛維馬縶抑鬱無聊在固無意於謀國終亦必去而後已如此則徒使　聖心煩惱而已顧何益於國事哉且傳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鄙夫之不可與事君者以其畢竟將或至於弑父與君故也彼固未然之事而君子猶欲察其幾而不與之同朝或恐其凶國而浼己况此弼顯招辭弘彥册子之所云云者皆是通謀同情於稱兵犯闕之事者也此何等凶逆大憝而可與之事君哉諸臣之不欲與此輩周旋於班行

之間者是亦天理人情之所必然也　殿下若教之
曰弼顯臨刑而有此招弘彦塗聽而爲此冊有不足
準信何可據此而盡誅一邊許多人哉况其中或有
横罹者則顯彦已死何以自辨必將有多濫之悔故
吾已付之火矣諸臣之無所摸捉而不欲同朝者未
免太過云則容或可也今乃曰汝亦逆之黨也彼亦
逆之黨也以是而廹令從仕此豈體羣臣使以禮之
道哉　殿下之意不過調劑彼此並舉互對要以鉗
人口息爭端而旣曰逆黨而反寵用之引進之當之
者靦然無愧聽之者認爲尋常一世之人將不知亂

逆之爲可惡其爲世道之害可勝言哉 殿下每以
建 儲事自嫌故不以義理爲重而先以公平爲務
所以爲公平者反又積下私意卒之拖引彼此至謂
俱是亂逆夫逆者天下之惡也彼逆則此不可爲逆
此逆則彼不可爲逆何可囫圇揑合無所區别而又
輒加之於人人乎 殿下之若是自嫌者臣誠愚昧
莫曉其故夫帝王家與閭巷匹庶有間苟係 宗社
利害則不可以自己小嫌而袖手傍觀矣尚儉之自
初爲國家腹心之患者外廷諸臣皆漠然不知而
殿下則已知之深矣尚儉所憚亦惟 殿下在耳尚

儉之心何嘗頃刻而忘 殿下哉若使尚儉得行其計於 儲位未正之前而仍及於甲辰 天崩之變則三百年 宗社其將付之何人耶于斯時也 三宗血脉凜如一髮禍變之作迫在呼吸 殿下何可嫌於形迹恝然退坐乎茍如是則乃匹夫之諒耳又安足尚乎 殿下一人之外旣無可以勸此難紓此急者則人雖曰 殿下有欲求 儲位之心非 殿下之可嫌也人雖曰建 儲之諸臣有私於 殿下非諸臣之所病也今乃不當嫌而過嫌惟恐其不能自脫於人言有若眞有可嫌之事存於其間本領旣

誤亂賊增氣 聖誣日深凶言日肆由是而生出許多逆賊由是而釀成無限變亂以至諸臣引退而無濟濟之美國勢孤危而有凜凜之憂此正孔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禮樂刑政無所措者也聖人豈欺我哉臣老而不死屢閱變故憂虞轉棘世念都灰豈敢有一毫好勝之意護黨之計游辭飾詐以誣 聖聰哉 殿下試用臣言 下問於廷臣曰壬寅之獄以人情事理推之是真有三手之凶謀者耶抑爲鏡虎之所誣陷耶苟曰鏡虎之誣陷則置之逆籍寃乎否乎一劄聯叅者其屈伸榮辱可同乎異

乎壬寅之獄非冤而聯劄之人可罪則以鏡虎之言
爲不誣耶爲今日臣子而引以爲　君誣必欲辨明
之者是黨論之所㪍耶抑道理之當然耶如是反復
博詢廣議若皆以臣爲無狀則臣何敢自逭於黨逆
之律乎倘或姑依臣言悉去壬寅逆籍悉復四相臣
爵諡以伸諸臣所謂義理者以開其可進之路然後
責諭諸臣使與不染於鏡夢輩惡逆者比肩接武同
心戮力則孰敢逡巡觀望不卽應　命哉　殿下所
勉於臣者至爲懇篤而臣實無以堪承思惟一分報
稱之圖只有引進諸臣以張國勢而此義不明則是

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玆敢悉暴其所懷如此惟
殿下深留 聖意焉臣之頃年所進袖劄初非有秘
諱之意只冀 殿下從容繙閱深思義理而善處之
而已不料以此反被罔極之言向微 日月之明父
母之慈臣安得保有今日哉生死肉骨之 恩天高
地厚非臣隕結所可仰酬其萬一矣今乃不懲前事
又此袖進臣亦自知其愚妄而區區憂愛之悃不能
自已倘於淸燕之暇平心熟覽因又出示於大臣諸
臣入侍之際與之消詳講究以賜 處分則其於收
聚羣材扶衛 宗國之道或不無一分之益也 上覽訖答

敎縷縷而大略以爲十九日許休固知聽聞之爲騐而予意則有在矣難化者氣質而年老則尤難化知卿病痛終未易改矣十九日下敎後意卿應有甚樣說話故不得已許之此實齒保之意也今此劄陳自疑阻者觀之必將大騐而予則知卿誤入而無他心然予亦爲之慨然也承旨嚴慶避翰林趙榮國等請以袖劄出示外廷　上不許而只令翰林謄去○公沒後四年庚申　上特命盡復四大臣官爵追　命復諡又十五年乙亥逆獄復大起一邊人乃請奏着鳳輝等諸賊孥籍　上皆卽允從光佐泰億亦啟追奪遂　命撰修闡義昭鑑書旣成　傳曰故閔奉朝賀再次袖劄今番闡義之日丹忠可知特爲遣承旨致祭遂　親製祭文而下之有曰登筵袖劄斷斷忠赤何以莫伸長夜漢漢豈意此辰洗滌黨胥昭鑑已成義理決晰靜夜思卿不覺其蹶褒卿忠心乃在今日伸有遲速豈云歲月

擬陳戒疏

是年七月公　仲子參判公以副修撰追論光佐罪　上特命荐棘甲山因答公敎子上疏辭意極嚴公遂連疏引罪出郊侯譴　上輒賜慰諭使之入來而適聞　上

候不平遂入城因留冬乞暇往省驪州先山還到廣州草此疏將上終為情勢所拘不敢進

伏以臣蒙被體下之 恩歷省先代丘墓加賜奠具俾澆泉壠感結幽明莫知所報臣於在途之日伏聞聖候未寧連試湯劑臣驚憂焦灼亟欲進詣京輦頻承起居而行役之餘宿疾添劇滯留畿甸無計前進撫躬自悼尚何言哉仍伏念 殿下春秋方盛而疾患頻數多用補劑元氣之不充盖可知矣夫元氣者一身之本根也元氣弱則六氣易襲元氣壯則外邪自退是以深於醫者不觀疾勢之輕重而觀元氣之衰盛元氣之不可不扶也如此然不浚其源培其本

而只責於區區藥餌則所謂扶元之劑多屬温燥客
火易盛而真元反傷故人之元氣不足而多用補劑
者始若有效終必爲害臣年老多病屢驗於人而輒
見如此矣今日爲　殿下深憂永念者庸有極哉臣
雖無似其愛君憂國之衷則根於秉彛每念國勢之
孤危中夜無寐至於隕涕雖　聖體康豫百度無闕
猶不勝其憂虞況此百僚焦慮之日苟有所懷其敢
自阻哉臣竊覸　殿下卽位以來未聞有聲色嗜好
可以戕伐元氣而今日　證候乃反如是臣實莫曉
然考之平日辭令之間而驗其所祟則豈非以心氣

過用而火熱易升歟　殿下常於一二細事不如意
輒曰使予添病夫事自事病自病事不如意則病以
之添者何爲而然哉　殿下旣自言之亦嘗究其所
以然乎盖百病之根系於心而心之位則火也火之
爲物也挑之則愈盛而愈熄按之則愈蘊而愈光是
以不治其心而唯惡物之逆乎心則物不可以終齊
而火之盛也愈甚元氣之傷疾病之添勢所必然也
善治心者不然常提此心如日之升勿論事之順逆
唯觀理之是非是者從之非者違之是非從違之際
物各付物而吾無所與則天下之事紛綸轇轕者率

歸於吾之度內而動必徯志矣何有役心於區區細
事而自損榮衛以貽無窮之害哉程子曰人於可喜
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其亦勞矣又曰不以
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夫陪奉
之勞己立之效其得失高下果何如哉且夫人之於
事順乎心者常少逆乎心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曰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使人事事皆順乎心則
豈不快適哉然此必無之理也事不可以皆順而逆
必至於有怒則將不勝其怒矣自後世觀乎堯舜之
世則在上者端拱而無爲在下者奔走而率職最爲

至順而無逆然考觀其時事迹則其難處之端可虞之勢盖已多矣豈如今日朝廷一二臣子小小進退也然而堯舜未嘗發一怒焉未嘗添一疾焉處置大事泯然無迹朝有和平之福身享期頤之壽此無他以理應事而不以己參焉耳 殿下何不廓然大公恢然疏達物來而順應之以成堯舜之治乃反自小自勞以至於有忿懥忿懥之極而至於動客火客火之升而至於傷元氣歟臣實慨然焉顧今天時正屬一陽之復先王所以必於是時閉門關絶商旅者非苟爲之也盖實有其理故以實心行實事也即是推

之則王者一念一事實與天地之氣流通無間其致
曰隱奥微細而不加省哉夫公者陽之屬而私者陰
之屬也喜者陽之屬而怒者陰之屬也　殿下誠自
今日體天對時常使一心公平和樂私意不牽而忿
懥自絶則其於安靜養陽之道齋戒掩身之義得矣
所謂濬源培本者實在於此其與自傷元氣而責效
於陳根腐草者相去豈不萬萬哉臣旣不能進身楓
陛以獻嵩岡之祝敢以是說貢其愚忠伏願　殿下
澄省焉臣狹陋無取屢發狂言而未蒙採納亦可以
止矣寸心耿耿不能自已又犯妄言之戒其亦不量

之甚矣然今所陳雖迂濶陳腐所援者先儒之說所竭者斷斷之忠唯 殿下勿以人廢言千萬幸甚

擬進獻芹錄劄 公嘗手抄朱書語切於時病者作一冊子末附古名臣論儲嗣事名曰獻芹錄將上之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史官李鼎輔來宣求言之 聖旨令作冊子書進所懷公遂欲以獻芹錄附進公甥陶菴李公以爲今日舅氏情迹决非可言之時以書力止之遂不果上

伏以臣以庸愚賤品歷事 三朝濫蒙 洪造致位台司到今年至謝事朝夕且死回顧平生無一事仰報 隆私蓋臣旣無抱負之可展又無才猷之可效區區衷赤只願隨事納忠有懷無隱以少效臣子之

節而孚未盈缶智昧自牖且其平日所嘗講明者與
今日 殿下之所秉執者不啻如枘鑿之不合以故
言出而輒拂 聖心雖自信其出於至誠而未獲孚
感每煩 誨責居常慚惶食息靡安抑念未信而諫
古人所戒不可則止聖訓孔昭年來一味緘默唯以
括囊無咎爲自靖之計外此更無餘念第伏見國勢
日益艱危民生日益困瘁究其病源實在於 殿下
之一心而臣以廟堂舊物有若越視秦瘠抱玆耿耿
不一陳暴則將無以歸拜我 先王於地下撫躬悲
悼唯有涕泣顧臣性質狂率言語愚妄而學識空踈

誠意淺薄其不能見信於　君父理勢固然而若稽
宣廟朝儒臣柳希春採摭古聖賢之嘉言要旨作爲
冊子名曰獻芹錄而進之令臣若依古人已行之例
收錄前言之最切於今日　聖德時務者而上聞則
其言非臣謏聞陋識之比而　殿下之視之也亦必
不至於厭苦而卑鄙之若或有反顧警惕之念則其
爲國家之福必不淺尠豈不愈於親自進言者乎然
聖經賢傳名臣奏議其書浩瀚以臣衰耗之精力旣
難博考而遍搜　殿下於萬幾至煩之中亦恐無以
一一潛玩矣竊觀朱子書節要一部至爲要切其與

知舊門人問答無非所以察病下藥者明白懇惻最
易感發善讀此者雖於千百世之後真若親受鍼砭
其利甚博且酌海所載章奏等諸文字及名臣碑誌
中亦多嘉言至論之可以表出者臣敢就此二書撮
其要語務從省約其目凡十五至於今日國家至重
至急之憂莫過於　儲位之久虛而朱子之世適不
值仁宗高宗之時故曾無提論此事之語敢取宋朝
名賢奏語及我朝故事附之篇末以備　澄省臣之
願忠之誠於是焉畢矣苟蒙　聖明以此體之於心
驗之於身其發於政令施措之間者亦以此檃栝焉

取其如此者去其不如此者則天理日明人心日正
轉危爲安回否爲泰其在斯矣臣雖夕死更無所恨
唯殿下平心恕諒察其將死之鳴焉臣伏見先正
臣李珥之進聖學輯要也搆成一劄備陳編輯之由
書之卷首以進其用心之勤如此今臣亦敢效此先
書短劄於上以冀殿下俯燭賤臣憂愛之微忱焉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五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六目錄

啓

庭請四啓
庭請七啓
庭請十啓
庭請二十八啓
庭請三十一啓
庭請三十七啓
庭請三十八啓
擬率諸宰上　東朝啓
議
魯山　愼氏復位當否議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六

啓

政院陳戒啓 肅廟乙酉三月初八日以同副承旨與同僚聯名

近來非常之灾式月斯生前月陰虹貫日之變已極可愕而今又季春之月連日下雪無異隆冬臣等聚首憂歎誠不知 殿下有何闕失而天之警告若是其丁寧也臣等竊覸 殿下聰明出天英睿冠古敬天非不至矣憂民非不切矣聽政非不勤矣而或多文具浮華之習有欠惻怛真切之誠臣等請冒死謁之噫居常對越之心已多間斷遇灾驚懼之念漸至

懈弛時下罪己之　教必曰寧丁我躬尚寐無吪無
非哀痛苦切之語而夷考其實卒無大警動大振作
之舉況數年以來並與罪己求言等文具末節而亦
或廢而不舉是　殿下敬天之無其實矣荐歲饑荒
八路阻飢　軫念之教勤恤之意屢發於　綸而
未見節用愛民之實侵漁多門而莫之蠲革奢侈成
風而莫之禁止獄訟之滯或至累年而疏决無期征
斂之害至及族隣而逃散相繼按藩奉使之臣條奏
民瘼則循例下廟堂閱歲無從違而作一無用之休
紙親民在於守令守令之畏戢莫如繡衣之廉問而

年來久廢簡遣之舉是　殿下憂民之無其實矣五
日引接有名無實法筵勸講一曝十寒至於持公事
入侍及召對夜對之停廢亦已久矣賢士大夫進見
之時絕少而所與處者只宦官宮妾而已則　聖心
安得不怠肆廢事安得不叢脞哉是　殿下聽政之
無其實矣今此稱慶進宴之節專由於勉循　貳極
之誠孝羣情之喁望本非　殿下所樂爲而如有一
毫豫肆之念雜於方寸則上帝鬼神臨之質之豈不
大可畏也哉　大報壇親祭之舉有足以鼓忠臣義
士之氣則弘大志業迓續景命庶其在此凡在瞻聆

孰不感動而然或禮有餘而誠不足則 神皇在天之靈亦必降鑑之矣此尤 殿下所宜怵惕警省處也臣等待罪近密之班不勝憂愛之忱敢以草草數語妄效箴戒伏願 殿下克謹天戒反求諸己毋狃於變異之頻作毋忽於修省之實德俾臻轉災爲祥之休則實 宗社臣民之幸也 答曰非時之雪極可驚心陳戒剴至可不留意而進宴決不可以前定日爲之待秋退行

政院論戶曹草記啓 閏四月初五日以右副承旨論啓

卽者戶曹郞廳來呈草記以筭員崔鎭華令攸司囚禁嚴刑科罪爲請問其曲折於該吏則以爲昨夕自

差備　下傳教令本曹以此意草記草記措語一遵傳教不敢添删云凡罪人推治之規先觀供辭如有詐偽之端則嚴刑究問例也未捧招之前先施嚴刑係是法外況該曹草記之直請嚴刑尤爲未安此草記還爲出給使之改其措語以入之意敢啓

備忘記大造殿地衣簾帳年久破傷處亦招筭負使之改備矣隔歲殿坐之地唯當卽速磨鍊出去告于堂上而已矣非渠之所敢疑而疑之非渠之所敢問而問之情狀痛駭故卽招該吏俾令本曹啓請因禁嚴刑科罪矣所謂嚴刑或有違端現露而嚴刑究問者或有情狀可惡而嚴刑懲治者其規不一則承旨啓辭中法外之說已極未安而傳教辭意任欲改之至請還給承旨雖還給該曹其將擅改耶此前所未有之事其在事體極可寒心不可問備而止而右副承旨閔鎭遠姑先從重推考

司饔院論薛里罪狀啓 景廟辛丑八月十六日以監膳提調論啓

各殿薛里以下貢人等處徵索之弊頃者榻前陳達嚴飭之後薛里等不爲懲戢益復操縱每日供上自本院監進之後薛里等中間點退之弊近尤滋甚今日 大殿供上生鮮三尾臣與郎廳及薛里同坐看審則色品無欠故仍爲封進矣封進之後薛里又爲點退改捧生鮮色品果不合於 御供則同坐時何無一言而追後點退乎此不過含憾於貢人等不副其無厭求索之致事甚可駭當該薛里金世寬罪狀令攸司禀處今後本院封進之後薛里不得任自點

退事奉 承傳定式施行何如〔答曰薛里內官自下點退非今刱始尊重御供之古規非但予也 禰殿祭享之物 慈殿供上若有不合則不可點檢而何定式之說未知其得當也〕

賓廳請討逆初啓〔今上乙巳公入朝遂膺大拜與三司諸臣連請討逆而皆不蒙 允六月十六日遂率二品以上詣賓廳啓請討逆時李公觀命繼公入相而公序陞〕

〔左相○以下諸啓非公親製者不錄〕

近日三司諸臣請討國賊合辭論列殆將半年以至伏閤申請今已累日而 天聽邈然尚靳一俞臣等不勝抑欝焉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鳳輝之投䟽逞兇危逼 聖躬光佐之包藏禍心主張誣獄泰億之

心蓄無君引諭兇悖至於煽俑蜚籍醸出鏡虎之變鍛鍊羅織勒成誣告之案則耉恒之情節俱極憯毒而 王法尚稽羣情愈鬱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苟有一毫干犯於此而懲討不嚴則三綱由是而不立五典自此而掃地亂臣賊子將接迹於世矣如此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今此請討之擧實是一國公共之論不得請則不可止故臣等敢此來會賓廳齊聲仰瀆伏望 特允三司之啓以行天討以正國法焉 答曰前後筵席已盡下教近日伏閤予謂過矣今日此啓誠是慮外卿等須體予意勿復更煩

賓廳再啓 同月十七日○自此日上三啓

彝倫之變莫大於君誣之罔極一日未辨則君不得爲君而受萬世之疑春秋之義莫嚴於天討之奉行一日少緩則臣不得爲臣而被萬世之誅安有君不君臣不臣而綱常不滅者哉亦安有綱常斁滅而其國不亡者哉臣等大爲是懼沫血飮泣仰陳沐浴之請矣 殿下不惟不賜快允反以已諭予意誠是慮外等語爲 敎臣等抑塞悶鬱誠莫曉 聖敎之所由發也噫力沮 二聖之大策將絶 三宗之血脈者鳳輝之逆也讐視 肅廟乘時逞憾密布凶計終

始諱　疾者光佐之逆也敢引國老之悖説誣辱
聖躬密賛賊鏡之凶謀圖煽危疑者泰億之逆也至
若創出嫌字而始啓動摇之奸謀締結閹竪而終至
北門之鑽入置　聖上於黯黮之中而戕忠良於刀
鋸之下者耉恒爲逆之大關捩而其他可誅之罪罔
赦之惡擢髮難數何莫非誣蠛謀危而特未及下手
者我　殿下孝悌之德逈出堯舜上通神明而　祖
宗陰隲得至有今日也臣等曾於前席亦數聞　殿
下之宣諭矣　殿下曷嘗以此賊謂非凶賊而臣等
之請謂非大義也哉然則　殿下非不知此賊之不

可一日容貸而若是其斬允何哉若以其事關自己特施好生之德不欲置辟也則 殿下之身即 宗社之主非 殿下之所可自私也此賊非 殿下之罪人實 宗社之罪人也亦天下萬世之罪人也抑以其罪固罔赦而曾經三事故姑徐云爾則尤非臣等之所敢知也伏願 聖上亟從三司之請使 聖誣伸 王法正而君臣之分大定幸甚答曰予意已諭須勿更煩

賓廳五啓同月十八日

臣等於昨者日三陳籲冀獲 俞音者誠以天討不可少緩輿憤不容久遏而及奉 聖批乃以須體予

意勿復更瀆爲 敎臣等抑欝之極殆不知所喩也
臣等俱甚愚迷 聖意所在雖不敢隱度而豈以其
任使日久不忍遽施 王章而然歟豈以其略加削
罷之典此足以塞衆怒謝公議而然歟豈以鏡虎二
賊旣已正法則此輩卽同弩末刃餘有不足深治而
然歟抑無乃此輩向來晝宵所謀畫只在於陰害
聖躬則到今一倂誅討有些嫌澁而然歟凡此數段
皆未足以解臣民之惑而反有以增亂賊之氣則臣
等安得不顙血而畢陳之乎噫潛結妖竪竊取崇顯
則不可以官位之猥隆輒貸其罔赦之罪明矣參夷

之律乃是懲逆之常憲則不可以鐫褫薄罰減而益減也亦較然矣伏法之二賊不過此輩之所頤指則古今天下安有受嗾者誅死而首惡晏然無事之理乎至於避嫌之事固賢人所不爲而況王者繼天立極爲生民主其可屑屑焉惟曲嫌細節是拘而不念國家大倫綱曾不容一日放倒也耶臣等向於筵中亦嘗以周公誅管蔡事備陳之義理昭然無可疑者臣等雖欲仰體 聖意有所斟酌誠不可得也玆敢不避再三之瀆復此煩聒而不知止焉伏乞 聖明更加三思夬從公論使 王法得伸亂逆知懼不勝

幸甚臣等雖極無似亦有一端秉彝誠不忍與此輩共戴一天 聖上終若牢拒羣情則臣等惟當裂冠毁冕不敢爲立朝之計矣惟 聖明之垂察焉 答曰連日批旨予意已諭而猶且不止只恨誠淺夫復何喻下款語尤爲過矣實非平日所望於卿等者也

賓廳八啓 同月十九日○上此啓後仍設庭請

三司之合辭抗論臣等之齊聲請討蓋出於植彝倫明義理之意而一日二日 天聽逾邈不得已相率請對 威顔咫尺交謁競陳而猶未蒙開納臣等誠無顔面可立於 殿下之朝而積漸誠意或可望聖心開悟悻悻引退亦非臣子分義之所敢出玆敢

復此呼籲惟 聖明虛心觀理而俯加澄省焉夫鳳

輝等貫盈之罪路人之所共知 聖鑑之所洞燭揆

以三尺斷斷無可恕而 殿下過加容護一向牢拒

未知 殿下有何顧籍於羣凶而如是靳許於討罪

之論耶噫 殿下昔在儲位之日遭罹危機者凡幾

遭矣羣凶之危動我 殿下者何如迫脅我 殿下

者何如 殿下爲 宗社憂欝焦煎者亦何如而

殿下猶以爲非逆今日之所以罪之者只從輕勘有

若薄物細故不欲快施當律臣等恐若是則國家三

尺將何所施而亂臣賊子亦何以懲畏也今日沫血

之請非爲 殿下也乃所以爲 先王亦爲 宗社也 殿下縱欲假貸其於 先王之罪人 宗社之罪人何哉此而一或容貸則倫彛斁絶義理晦塞將至於人不得爲人國不得爲國豈不大可懼哉臣等不得請則終無可退之日伏乞更加 睿察亟允三司之請夬副擧國之望 答曰已盡詳諭於今日筵席毋庸更煩

率百官庭請討逆初啓 同月二十日。自此日上三啓

五賊之罪狀前後筵奏啓語已盡臚列今無可贅而盖向來羣凶無不以建 儲爲廢立 代理爲簒奪而此輩爲之首其黨靡然從之壞亂我國家危逼我

殿下餘外負犯姑置不論只此一款萬戮猶輕況鳳輝則凶言逆節渠之一疏自爲斷案則亢何可一毫容貸而凶頑之喘尚保牖下中外羣情之抑鬱憤痛當復如何人臣討亂賊古今之通誼也逆儔逭王章天下之大變也 殿下雖欲屈常法而市私恩恐不可得也玆敢倡率百僚復此仰籲伏望快從三司之請以伸春秋之義焉 答曰是何事乎是何事乎前後筵席與三司之批既諭予意而昨日筵敎亦已詳盡則卿等之不諒一至於此哉三司伏閤實罕有之事伏閤賓聽予以謂一過則又況曠其職事率百僚庭籲乎既定之志決難撓改亟停斯言講確國事濟我元元

庭請四啓 同月二十一日

臣等敢將沐浴之請入奏出啓苦口力爭始則諸宰
合辭終焉百僚咸造日已六矣啓已逾十矣辭竭意
窮祗增抑塞盖臣等之所執者討賊之義也 殿下
之所主者好生之仁也好生雖曰美德非所施於討
賊也然一討賊而亂臣賊子有所懲畏不敢復作則
是好生之仁實寓於討賊之中也不討賊而亂臣賊
子接迹而起則其所謂好生者適足以啓亂也可不
懼哉况今春建 儲時 聖教有曰世道危險雖以
前日事見之層激之論難保其必無可於今夜定策
是 殿下深慮其復有鳳輝也 殿下若能早行天

討明正典刑使凶徒逆儔明知臣子之不敢干犯於
儲君則 殿下豈有此慮哉 殿下每以鳳輝之疏
專出於排軋異已而非出於逆爲 教設令其心初
出於排軋異已渠旣自貳於 殿下則謂之出於排
軋而不以謂逆者寧有是理也哉至於光佐泰億臣
等之所請者減鳳輝一等則何所損於好生之德而
亦且持難至此誠莫曉 聖意之所在也若夫耉恒
罪狀 殿下固已深惡痛疾而旣不從孥籍之典至
如臣鎮遠所達依鏞賊例分竄諸子之請亦不俯許
此亦非關於好生之德而猶有所不忍者豈不過歟

且耉恒之罪與三賊一串貫來而 殿下於耉恒則不以臣等之言爲非獨於三賊每煩 勤諭者何哉盖以二賊已死無可施刑而三賊尚保首領故不欲致辟而然也豈不大有乖於王者刑法平允之道耶日昨筵中 殿下勉臣等以退而熟思臣等仰體
聖敎反復思度聚首商確而此輩罪狀一則逆也二則逆也終未覺其有一分可恕之端此而不討天理滅矣玆敢不避煩瀆復此仰溷唯 聖明毋主先入之見深思義理之正 亟允三司之請以解神人之憤不勝幸甚 答曰予意已諭卿等豈不諒哉而一日
二日猶且不止自愧誠淺夫復何喻但

予志固定決難允許亟停斯言毋使百隸曠職

庭請七啓 同月二十二日

惟我　殿下明　先王之有疾以彰　聖德則諱疾而恣行欺蔽者厥有常刑矣懲羣枉之抱寃快賜昭雪則起獄而唯意鍛鍊者厥有常刑矣不罪其欺蔽者則　先德欲彰而反晦不罪其鍛鍊者則寃氣欲伸而愈欝又況其所以欺蔽鍛鍊者不專爲戕殺異已而已則此其關係之重且大爲如何哉且　殿下幸賴皇天　祖宗之默祐保有今日而向來危逼之迫脅之者　殿下以其事關自己必欲置而不問至

曰由予涼德致有此疏此雖出於 殿下自謙不允
人之意而使 殿下有此敎者非逆而何 殿下之
不欲治之以逆者恐非所以恭承 宗廟意也况臣
等與此賊共戴一天不爲之請討則將不免爲名敎
之罪人此臣等之所大懼也臣等豈有私惡於此葦
而必欲甘心哉誠以一時之衆怒難咈千載之公議
可畏也玆故日三呼籲而不知止焉伏願 殿下俯
察臣等爲 殿下爲 宗社之苦心血誠且念 祖
宗典章之不可私撓 亟降俞音以幸國家焉答曰卿等
之鎮日力請予豈不知而一向靳允者意亦有在也但守初定之志而已須勿强煩焉

庭請十啓 同月二十三日

臣等義急討賊日三呼籲而 天聽愈邈 俞音尚靳抑鬱之極語不暇擇以致 聖心疚傷 譴責下寧臣等聚首奉讀惶隕欲死見今泥首闕庭以竢威譴之加而今日沐浴之請大義至重終不可以仍爲退散請得以畢其說焉夫諸賊之情節雖以 批旨中雖不如是予豈不知之 教觀之 殿下旣已洞燭之矣臣等不敢知 殿下於 三聖之受誣也必思所以明辨快雪以正羣凶之罪者爲孝悌之至耶不忍提起唯欲掩覆者爲孝悌之至耶 殿下每

以不忍提起看作大義理然則　三聖之誣終無可
伸之日耶臣等竊恐孝悌之實在彼不在此而堯舜
之道決不知是也彼五凶之罪乃在於謀危　聖躬
誣及　三聖則今此齊籲之章豈可以　聖明之所
嘗懸聞而不爲之臚列亦豈可以　聖明之已盡俯
燭而不爲之請討耶　殿下若以提起前事有慽
淵衷則何不　亟允衆請以斷斯啓而直爲此泄泄
沓沓耶臣等誠莫曉　聖意之所在也臣等不忍國
賊之偃息尚冀　天心之有悟復此仰瀆猶不知止
其情可謂慽矣其心可謂苦矣伏願　聖明快從前

請以正 王法仍治臣等妄言之罪不勝幸甚答曰昨日

批旨只諭予意則卿等何若是引咎耶但此事予志既定決難允可須勿更煩焉

庭請二十八啓七月初一日

臣等昨伏承三啓之批天心一向漠然又以予意已諭更何多言爲教噫 聖意之前後俯諭非不勤矣而原其大體則不過曰人心陷溺不自覺其爲逆此非真逆也又慮其有違昔年陳疏之意或歸失信之科而已此則只足以滋臣等之惑焉耳夫世道既下黨習日痼輾轉自陷於惡逆之罪而不自知則仁人君子之隱傷而深愍者固出於惻怛之誠心

殿下今日之教殆亦近於曾子所謂得情則哀矜勿
喜者也雖然曾子之言盖指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
言也彼諸賊者卽所謂凡民罔不憝者也顧其家世
之自出官位之所處何如也而肆然爲惡逆之事無
所憚焉如此而不誅則是使一世之人不知惡逆之
可惡而容易犯手也仁人君子又何可忍此耶曾子
之所哀矜者旣曰得情則未嘗不治之也只曰勿喜
則未嘗不罪之也治其當治罪其當罪者正欲立教
當世俾知王章之不可逭而刑法之不復犯則眞所
以廣哀矜之意也何嘗如今日 殿下處分之泯泯

泄泄一切容護而不之問哉　殿下於頃年親臨錫恒之喪曲示痛傷之色而今旣知其有罪則奪其官爵矣曾不以向來臨喪之故特疑於前後之異視而獨於鳳輝每以失信爲嫌今若孥錫恒而誅鳳輝則是覺其前失而改之耳夫以成湯之聖猶不能無過而所貴者改之無吝　殿下之知非能改者實爲盛德之事寧有一毫近似於失信者哉至於元載事臣等之意只以爲其初之奬用不妨於後之置法元載特一權臣而尚如此則諸賊之逆節旣著者尤不可以所嘗寵秩而容貸之云爾也　聖批中諒之一字

誠是意外豈或臣等引諭失宜辭未達意而然耶況
殿下之前日假貸任使者若出於真以爲非逆真以
爲賢才則是 殿下之所以處鳳輝者反出於代宗
之下尤非臣等之所望也且凡事之難斷者猶不害
姑且含置以俟百世之公議顧今臣等爲 君父討
國賊公共之論自是撑天地亘古今之大經大義有
何一毫難斷而乃欲令臣等袖手退坐諉之於百世
之後耶況百世之後公議極嚴加臣等以忘君縱賊
之誅則 殿下欲使臣等何說而自解耶且罪人既
已斯得而時君不能按法誅之反欲待百世後人追

行其誅討之律則天下寧有是耶臣等恐百世之公議無可待而適所以招其譏議也伏願更加三思亟降俞音答曰前後批旨罄悉予意毋煩之外夫復何諭

庭請三十一啓同月初二日

臣等昨日三啓又未蒙俞繼伏見答三司之批則以平心二字勤勤誨諭噫聖教誠至當矣臣等果不能平心矣當辛丑秋殿下新陞儲位臣等慶宗祊之益固幸民心之有係歡忭鼓舞方切延頸願死之忱矣鳳輝忽上凶疏不滿於定策之大計必欲危逼敲撼臣等覽之不覺髮竪骨青直欲手自

剌刃此時何暇平心耶其後　代理命下之日羣凶
皆以爲　宗社必亡之舉又其後伏聞　殿下涕泣
辭位至於再次危厲困迫鬱悒焦灼而諸賊或引梁
獄或請移鞫欲置　聖躬於黯黮之中臣等於是乎
切齒腐心恨無由爲　殿下一死此時何暇平心耶
及至近日幸見　殿下屛退羣凶乃敢聲罪請討欲
伸春秋之大義前後筵席輒承　聖教則灼見羣凶
情狀或曰自今以後斷自　宸衷等語誠爲恠異或
曰由予凉德致有此疏或曰請以勿書者欲置予於
黯黮之中或曰移鞫本府蓋欲任意鍛鍊也無不歷

數以　敎而至請討罪則輒以勿煩爲　敎又令臣
等退而平心思量臣等謹依　聖敎聚首商確舒究
熟思而自初憤嫉之意盖自秉彜中直出來此所謂
義理之怒非出血氣而又非有一毫文致搆誣許多
計較之私也若然者臣等安得以不得請而退去乎
殿下雖以當初疏請寬貸爲是而此心本來泰然爲
敎而臣等敢問初陛　儲位惶蹙不安之中忽接輝
疏　聖心其果泰然而無一分驚遑震懼之意否其
時情境顧更　下敎則　殿下黙然而不能答　殿
下雖以光佐不能超乎羣小爲　敎而臣等以爲其

時羣小所爲者何事光佐位在宰相旣不能超出而
反爲主張其罪如何云則　殿下亦不下答　殿下
雖以泰億一言之失爲　敎俾臣等退考政院日記
察其語脉而臣等退考日記則泰億歷引漢唐昏亂
時事而繼之曰辛丑事非出於爲國家夫國老等說
盖其時凶徒通同之言以此奏達不止泰億一人則
元非一時偶發而　殿下旣以其言爲失則其失之
輕重如何關係如何其所謂非出爲國家云者尤豈
不萬萬凶慘耶　殿下盖以曲護容貸之意先着腔
子裏每　下一敎輒爲臣等據義之言所辨破繼

下一敎又如是則於是乎又 下平心之敎臣等未知孔子沐浴請討之時其暇平心乎古人如鷹鸇逐雀之時其暇平心乎臣等死罪竊恐 殿下所自謂平心者寬假一念崎嶇纏繞於方寸之中終失天理之正也伏乞 聖明更加反復審量 亟允前請以副臣民之望焉答曰已諭毋煩

庭請三十七啓同月初六日

臣等於昨日遽承臣子不忍聞之 敎驚遑罔措逬出禁門之外略陳短劄仰請 威譴之加矣伏奉批旨縷縷誨諭不啻若慈父之詔稚子臣等雖甚愚

迷能不感泣思效第臣等於　三聖罔極之誣實非
輕言之　敎實有所萬分訝惑者更提此事固知仰
疚　聖懷雖然語及　先朝固爲感愴而不忍感愴
之懷捨置受誣之事而不爲之明辨昭釋則是三綱
絕矣人理滅矣其關係之重爲如何哉噫辛丑建
儲實是　三聖傳授爲　宗社莫大之舉措而輝賊
乃曰人心疑惑久而靡定至疑之以非出　宸衷是
以　寧考遺旨爲不可信也　慈聖哀痛之敎爲不
可奉行也　先王手授　慈敎於大臣爲非光明正
大之體也且其言曰　處分已定無容更議臣等未

知處分若未定則渠將欲何以更議耶其將以
殿下爲不當立而廢棄我　三聖傳授之大策耶至
於諸賊所謂廢立簒奪等說雖出於戕殺諸賢之意
而　殿下坐受罔測之誣廢之一字又豈非誣　先
王耶况變　肅廟之處分畧無顧忌而謂非本意幸
先王之有疾恣行欺蔽而謂取　上旨置　聖躬於
黷黷之中逞凶謀於鍛鍊之獄臣等未知此等事在
四聖爲受誣耶非耶况鏡賊以疏中冀顯二字受誣
上之誅夫冀顯二字陰引古事不敢顯言則賊情猶
似隱微難見而尚不容誅矣今此所陳諸條是皆何

等顯著者而　殿下乃以爲不可輕言何也　殿下
果知其爲誣　三聖也而猶且曲護凶賊不欲輕言
則豈不大有損於孝悌之德也哉若未覺其爲誣也
則俯覽臣等前後啓語庶幾乎恍然開悟而尚未也
此臣等所以直欲痛哭於大庭而不可得也　殿下
如果終以爲非誣也則是以臣等之言爲構殺人而
發也亦宜卽降　明旨夬行誅譴使是非大定刑賞
得中可也此何等關係而乃欲置臣等於將信將疑
之中歸凶賊於似逆非逆之間薄施譴罰以示勉從
之色而仍令撤罷庭班古聖君用刑聽言之道決知

其不如是也夫然則人心何以定之倫常何以明之
殿下每以情義不孚爲歎而如許大義理大議論上下之見若是遼絶言言不相入則情意之交孚已不可望而至以謂之過重荐降未安之 敎臣等固當縮伏竢罪而義憲討賊他不暇顧復此倡率百僚仰瀆 天聽唯 殿下先辨 三聖受誣之虛實俯察一國憤鬱之忱誠 亟允前請以光 聖德以慰
先王在天之靈焉（答曰已諭矣又敎矣夫復何言但此事卿等謂予未必可從而乃有此擧耶歲雖更矣月又閱矣旣定之志難變亟停斯言以安上下之悃）

庭請三十八啓（同日）

臣等謹按魯論齊景公善孔子君君臣臣之對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又按宋臣真德秀之言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梁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國而無此中華而裔夷臣等竊以爲今此諸賊卽無君不臣壞綱亂常之凶逆苟未誅討粟不可得食而爲禽犢裔夷宇宙無扶持之勢生民無奠安之望此臣等所以不遑他事必汲汲於沐浴之請而今 殿下不以三綱五常爲棟梁柱石徒區區於小節末務爲活民食粟之道是豈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哉噫爲父止慈爲子止孝

卽天理之常人倫之大者今有爲人子者欲誅逆奴
之謀害其父者而痛迫悲呼其父不爲之哀傷惻怛
反以他僕隷之凍餒爲念忘寢忘餐至於疾作而曰
姑捨汝必報之讐先爲此濟活之策其果合於止慈
之道耶況大臣之於君猶冢子也三司之於君猶衆
子也爲冢子者乃曰報讐之事惟衆子在我則惟家
事是修其果不悖於止孝之義耶今臣等事　殿下
猶父而　殿下之視臣等則不如子反又認賊爲子
曲爲之容護而至疑臣等以不忠不孝此臣等之不
能無憾於　殿下者也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亟允

衆請焉答曰卿等以君臣父子言之安有世間父有哀愴之言其子不感動者乎況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癃疾強盜之類究其本則是皆臣子也今以爲子不如子之說豈不過激而亦不歉於襀渠歟筵教感愴而未能信於卿等批旨惻怛而啓尤層激此皆因予凉德巽軟之致南面御百工不亦慚乎哉○是教之下庭班震悚公遂請罪乞免而不敢復設庭請啓凡六上 上乃命還入前批巽軟以下十四字改下以未能見孚之致只自愧恧夫復何諭十四字卽同月十八日也

擬率諸宰上 東朝啓公自經戊申逆變國憂一倍熏灼屢以上此啓意書勸洪相公致中亦嘗自草此啓擬一遣朝而行之然而事漸後機朝象泮渙卒不果

臣等聞國不能常安必有一亂於其亂之始上下驚動深究禍源而亟救之者能轉危爲安因循目前苟冀無事者終於必亡斯乃必然之勢也噫嘻向者凶

逆之變何爲而發也我國家崇尚名義今雖積衰猶
有餘俗匹庶之賤無敢抗於士夫況於　至尊之地
敢有干犯乎唯彼凶逆之徒讐怨　君父陰圖不軌
慮民之不從則經營誘惑積有歲月天海之事掛書
之變前後踵作使國中人心浸漬日變以至不敢言
而敢疑然後始乃稱兵自附義舉蓋自古亂臣賊子
率多憑藉不如此則民不從故也粤自辛丑建　儲
以後煽動誑惑其來有漸鄉曲賤儒之妄托色目者
與下土愚氓之不知本末者望風從叛自陷大逆噫
此輩亦人類耳豈不知天常之截嚴反逆之必誅而

乃敢靡然從亂者蓋以疑惑之有素而謂爲大義布
置之已審而希其必成也苟於變亂之初究其所由
而明白剖破如斬木根如塞水源則人心自正奸計
自絶而我 聖上至仁並覆以辦已事爲嫌而不加
究治以安反側爲心而唯務涵貸此在 聖上固盛
德事而在廷之臣不能深思遠慮誅治凶賊旣多漏
失若其根本初不究論是以誣悖之言迄未止息掛
書之變猶復闖發雖未知早晚果有何許變恠而若
是而終無事誠未敢必也噫事變無窮機會易失今
不早爲之所後悔何及臣等竊伏見藥院日記則

先王大漸時疾患首尾殆四十日其時中外之絶未
聞　證候之日臻而驚動於　大喪之猝急者此何
故耶於是而戚畹之中凶狡如維賢者因人心之驚
動而黨與唱和中外窓布造作凶言詬天罵日無所
不至噫嘻痛矣今日禍亂此其本也苟不於此昭晰
辨破則臣等恐　聖誣無可伸之日凶圖無永熄之
期也伏念我　東朝兩殿下若俯燭　聖上之受誣
至此國事之罔極至此則豈不驚遑汲汲昭擧　大
漸時證患本末洞曉中外以雪　聖誣以定人心而
在下者未嘗以此仰請則其何以悉燭外間事勢而

念及於此哉今則雖似後時鎭定人心之道舍此無由伏乞深加憂念盡將其時　證候諸節及其他可以辨雪　聖誣者一一昭揭使人心洞然無毫髮之惑則亂賊之輩亦將無可資藉而爲熒惑訹動之計豈不爲國家之大幸乎嗚呼逆徒凶儔雖欲百計矯誣顧何傷於　日月之明況堂堂國家豈必屑屑爲辨誣之擧哉惟是民爲邦本而爲訛言之所煽撓積有疑惑若是而終不一番痛辨則目前架漏雖若無事苟有事變難可收拾必須昭揭大誥然後民知信向奸萌自折如禹鼎出而魑魅自藏杲日睍而雨雪

自消方可爲鞏國弭禍之道也顧今急務大計無踰於此玆敢同聲冒死而請之如其不然何敢作此萬萬不得已之擧使我　東朝兩殿下提起罔極中往事以戚　聖心哉伏願深惟大體明白　下布以答羣下顒望之情焉

議

魯山　愼氏復　位當否議 肅廟戊寅十月二十三日以文學參百官會議

今此申奎疏中所論　魯山事則當初遜位本係禪讓觀其受禪之初　尊爲上王之擧則厥後之　恩

禮不終斷非　光廟之本心者灼然可知到今復其
位號追舉縟儀則實所以善繼　光廟之志而於
光廟之盛德尤有光矣若稽古事亦有　皇明可援
之例則此外無容別議至於廢人　慎氏事則禮曰
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
是故朱子曰出母義不可迎之以歸夫迎之以歸尚
且不可而況復其　位而祔之　廟乎揆之以禮實
爲未安然而考諸古史則漢武帝衛皇后坐廢自殺
而宣帝追謚曰思后唐玄宗王皇后以罪廢死而肅
宗寶應元年追復后號豈帝王家典禮與匹夫有別

而禮之常者或有時而變耶抑漢唐諸臣不能考据禮經未免率意循情而不足爲後世之師法耶盖玆兩事俱是數百年來舉國臣民之寃欝而悲歎者則人心所同天理所存因而順之豈不爲　聖朝之美事而不但事體之至重至大係是　列聖之所未遑先王之不敢請者則如臣謏聞淺見尤何敢妄論其可否乎惟在　聖上熟講而審處之伏惟　上裁

俞正基妻秦英離異當否議 癸巳閏五月以禮曹叅判獻議

秦英之性行不順許訴其夫人之所共惡也擬以七去固無不可第聖人既垂七去之訓其下又有三不

去之語欲使後之爲家長者參情理酌輕重而所以
處之者不失忠厚之意非若國家典法之一定而不
可撓也且去者其夫去之也離異者朝家使之離異
也今日秦英之離異當否宜以國法爲主按　大明
律妻妾毆夫條曰凡妻毆夫者杖一百夫願離者聽
今之言當離者皆引此爲言秦英雖悖未嘗有毆夫
之事則此不可謂當律也此外他條皆無離異之文
矣夫我國異於中朝婦女適一無改故旣離之後無
所於歸此王政之所宜矜恤也設令其罪襯合於此
律猶宜審愼今乃以秦英情狀之可痛強擬於毆夫

而謂可離異則日後三尺之典將隨一時之所愛惡而任意低昂法何以見信於民耶取考本曹離異謄錄則逆家女被擄女外未嘗有以性行悖惡許離者若或一開此路則非歐夫而願離者皆將引此例而許之閨門妬恚之際好惡無真婦女之無辜抱冤者將不知其幾人此豈非後弊之大可慮者耶況今其夫旣死離異二字元無可施至於合櫝合葬與否本不係於離異之許不許唯當一任本家之所爲朝家事體何可爲此之慮而創設夫死後離異之法乎今此秦英離異之事以臣迷滯之見恐難輕議

孝廟追崇議 丙申十月二十四日因幼學金德麟疏以刑判會議

惟我　孝宗大王以上聖之資當天地飜覆之後奮發大志倡明大義握火抱氷之心匪風下泉之思十年如一日雖其志業未究弓劒遽遺而使我環東土數千里得以知華夷之辨人獸之分者莫非我　聖祖之力也功德永流於遺民義理大明於百世巍乎蕩乎度越前古此所以有追上徽號之議也第　宗廟事體至重至大癸亥之尊爲　世室出於先正之建請允合於觀德之義所以尊奉稱揭者至矣盡矣數字徽稱之加上本不有所加損於　聖德則當時

先正之不爲並請者豈亦以此也歟莫重典禮非臣膚淺之見所敢容議惟在 聖上博詢而裁處焉

展謁二明陵當否議 今上乙巳十一月初六日因執義趙榮世疏以左相獻議

國恤三年內本無拜 先陵拜 宗廟之禮蓋後世雖不能行諒闇不言之制方在縗服中不暇於他禮故不得自展其孝思故也今日 明陵之展謁雖異於庚子之於 崇陵甲寅之於 寧陵而既不得展謁於 宗廟則獨行省 陵之禮未知其果不悖於禮意否禮雖緣情而設一以循情爲主則恐有乖於

尚嚴之體如臣蒙學有不敢妄議於無於禮之禮伏
惟 上裁傳曰依議施行

宗廟移安時展謁當否議十二月十六日

今此 宗廟各室移安之際自 上祗迎祗送之節
情禮之所不可已而第念方在憂服中禮不宜入
廟況 嗣位之後尚未行謁 廟之禮今因移安一
節遽行望 廟望 殿之禮尤似未安臣之淺見則
移安之日設幕次於笆子壓橋臨時 動駕入幕次
神輦過去時以黑袍行祗送之節恐合於參酌得中
之道而既無經據何敢斷之以必可行乎伏惟 上

裁傳曰禮有經權應爲權處亦是經也且禮出於情
太廟各室將移安動駕而不爲展謁於情如何況
此與無端入廟者有異而且慶德宮奉安之後
不爲一番奉審則於予心抑何如以凡人事父母之
道言之父母移居他處而爲其子者豈不爲省視以
此言之如事生之義不必若是矣予意則決不宜只
以三年內不入廟之禮爲比也以
此更爲問議在外大臣處亦爲問議

同日再議

伏承更爲問議之 命有以仰見 聖孝之篤至情理之難抑凡在臣隣孰不欲欽仰將順而第居憂之禮極嚴帝王家比士庶尤別墨縗從戎者古有之矣未聞有墨縗入 廟之禮曩卽位之禮煢煢在疚三年喪畢 新主祔 廟之日始行謁 廟之禮者喪

制至嚴禮有次序故也丙辰年 仁宣王后喪畢祔廟時 肅宗大王方在憂服中而入 廟行禮此則肅廟旣主 仁宣之喪喪畢祔 廟之禮不可不親行與今日事絶異不可援以爲例至於未行謁 廟之前因事入 廟終恐其大有乖於禮制迷滯之見與前無異伏惟 上裁

傳曰予之意已論於前批而朱子所論亦可傍照且太廟添造實三百年始有之舉百世不遷之廟將移還之際不爲展拜使臣攝行於心安乎不安乎又況丙辰 祔 廟之事雖云異於今日予則謂無異也初謁於 廟殿後仍爲祗迎而隨駕至 慶德宮奉安後亦爲展謁還 安時亦當依此爲之抑玆事在於先朝則必將定 制秉而行之豈可闕情禮乎依此可擧行也

差送陳奏使議 丙午正月十六日以原任大臣獻議

今此陳奏之舉是一國上下積年寃憤欲爲 聖祖一死而未得者則國家至重至大之事孰過於此順付使价實涉苟簡別遣大臣事體得當云者誠如堂劄所陳孰敢容議於其間哉第以事勢論之則彼中修史之役方在垂畢之境云今若差出別使則治裝之際當費數月及至赴燕之日史事已訖則旣成書之後必以追改爲難此已可慮卽今國家事力屢經勅行連送兩使而又欲治送使行則其勢固難拮据此亦實爲難處且不爲順付別送他使在我道理固

當如此而彼人則曾不以順付與別送有所異視故丙辰以後累次辨誣時亦皆因謝恩順付而無別遣之事今亦必不以此爲咎臣之愚意則今行差退期日以大臣差出上价到彼之後觀勢善爲周旋恐或無妨伏惟 上裁 傳曰昨日請對時允從者未知明史汗青之期而然玆事至重因便付价心有所未安而堂劄適入此際故有議大臣之命矣今觀粘啓大臣獻議是矣而亦有已行之例依再昨下教擧行而且昨於大臣劄批待收議而處之云者若別遣使臣則以大臣欲差上价也今則旣付謝恩大臣方帶摠裁管 閟宮之重役而以宗臣奏聞亦有舊例仍遣前使

謁 陵當否議 同月三十日

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禮莫重於居喪故

喪禮之外不遑於他事人君繼序受命之後展謁
宗廟禮之大節而亦必待終喪行之其他可知也
先朝居憂時固嘗有祈雨迎勅之舉槩諒闇不言之
制既廢而親揔萬幾則或急於爲民或壓於事大出
於不得已之權也臣之淺見妄以爲禮意本自如此
故前日謁 陵謁 廟之議皆不敢奉承者此也今
之議者或以爲墟墓之間與 宗廟有間而今者既
行謁 廟之禮則謁 陵之禮何獨不可行乎此言
則似然矣而 嗣位後新謁 宗廟之大禮節猝行
於 廟中有事之日雖引朱子墨縗入廟之言而朱

子之言槩以私家喪中不可廢祭而發則國家　宗
廟固未嘗廢祭而乃援私家變禮爲人君居憂中入
廟之證者臣未見其襯貼也　陵寢固輕於　宗廟
而乃以爲失禮之重者亦且行之輕者何獨不行云
者果何如也今之議者又以爲今日　殿下居憂之
節有間於　肅廟之甲寅　殿下之於　明陵有異
於　肅廟之於　寧陵此則乃以常情之私昵欲定
國家之大禮臣未知其何說也若然則　明廟居
仁宗之喪必謁　靖陵　仁廟居　仁穆之喪必謁
章陵而儀曹亦無可考據者何也禮經奧義臣固素

昧而裁　祖宗之未行者臣不敢更有他議伏惟

上裁傳曰予已言於日昨疏批中先朝展謁事及今番入太廟事俱由不可已之教矣然既已陳章則不可不一番問議故也大臣獻議中所引仁廟朝故事明白待今秋展謁矣

處置李範獄案議 四月初九日

取考李範等獄案則甲辰年範舉狀於本邑靈光曰晚暮得一女一男竊喜宗祀之有托矣婢妾子有欑者以其嫡同生謂非嫡母之已出乃潛取婢僕所産而爲己子者以此倡說於人請治其罪邑倅推問有欑則有欑以其嫡母潛取婢子之時渠所目覩之事一一發告又問其所謂女之父母男之父母則皆曰是

吾女也是吾男也果爲潛納於上典又問範之弟癸
庚弟箴庚庚從弟篣尋等則亦皆以家間傳說耳目所
及者歷歷指陳曰非範之所生子女也其終也範亦
以今始飜然大覺自服而獄成矣夫有機者遭此人
倫非常之變恠乃反倡說於人致有其父告狀之舉
其罪已重而及其官庭對質之際少無隱忍痛迫之
意立隻證援不少顧藉此雖出於迷劣無識之致而
其罪之關係倫常可謂大矣本道查决大抵詳悉而
獨其不罪有機大失按獄之體矣雖然此非有機之
告範乃範之告有機則按以告父之律治以三省之

鞫臣未知其得當也若斗德等甥妹真是範妻之已出而有機敢生奪嫡之心欲爲搆陷之計則其罪不容於誅而此則各人之招明白無疑盖範之親戚隣里姻黨無不知其非範之子女而特範迷不覺悟耳範之招曰其妻十七年斷產之後五十一歲生女五十二歲又生男云臣謹按黄帝素問曰女子七七天癸竭地道不通故無子也七七四十九也是以世之婦女四十九歲受胎五十歲生子者間或有之而絶無五十後生子者況五十後逐歲生子於十七年斷產之餘此必無之理也素問是古聖達理之言則此

足爲斷案矣範每以合血爲請而本道推覈時使之
合血則不但子母之血相合他人之血亦相合以此
不可憑驗故置之矣臣亦於昔年待罪秋曹時遇如
此之獄使之合血則其不可憑驗亦如本道之事似
是未曉古人合血之方而然矣該曹如有合血明驗
之道則不害於一試以破其疑惑而有機考律勘罪
其餘仍依本道處決而施行恐爲得宜伏惟　上裁
傳曰依
議施行
請勿捧瀋陽咨文以待更咨議丁未三月十九日
瀋陽禮部之無皇旨而移咨我國係是前所未有之

事前日　特命勿捧事體得宜今因使臣狀聞始知
其本出於皇旨而使臣所聞則出於私自探知彼人
咨文則終無舉論皇旨之事日昨　處分恐不可有
所變改若據理勿捧之後彼人提舉皇旨更有移咨
之事則其時捧納許施恐亦未晩矣但念彼人處負
債者必是商賈中奸猾之類如是往復之際知幾逃
躱則跟捕未易必有辱國之患今此使臣購得文書
中所謂李明基者令灣尹密探其居止即爲秘啓爲
先囚禁窮問則其同事負債人亦必一一指告次次
譏捕以待彼人更咨似合事宜伏惟　上裁

毆母罪人贊敬斷罪議 甲寅九月二十日以奉朝賀獻議

大阿只淫奸親屬至産二子而贊敬愚蠢無識不能告官則是母道未絶也母道未絶則其所以毆打者乃毆母也今或以繼母淫奔之後則母道已絶爲言而此有不然者以南子之淫亂而先儒斷蒯聵以欲殺母其說載於論語集註何可謂母道已絶乎蓋贊敬以遐方迷騃之人初不能告官而毆打之擧出於銜痛積憤之致則原其本情誠可矜憫而事關倫常只論大體何可以此有所原恕乎 聖敎所謂母子之誼尚存更何參恕云者義理嚴正臣不敢容議伏

惟上裁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六